



神匠

扁鹊

SHENYI BIANQUE

郑一民◎著

扁鹊开中华医理医术之先河。治奇症历坎坷名垂青史，创“四诊”医天下誉播古今；倡医德斗巫医谱写人生大爱大恨，著《难经》建伟业尽显医祖非凡传奇。



神医扁鹊

郑一民◎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医扁鹊 / 郑一民著. —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7-5511-0875-1

I. 神… II. 郑… III. 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80122号

书 名: 神医扁鹊

作 者: 郑一民

策 划: 张采鑫

责任编辑: 卢水淹

责任校对: 李 伟

封面设计: 景 轩

美术编辑: 胡彤亮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1/29/35/26

传 真: 0311-88643225

印 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20 1/16

印 张: 41

字 数: 750千字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1-0875-1

定 价: 6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引 子



在茫茫千里太行山中段，有一片绿树参天、雄浑壮丽的连绵大山，那里百鸟争鸣、百兽群聚，被称为古蓬山，是一处凝聚天地之精、日月之华的天然药库。在古蓬山东麓山脚下，有一个古老而充满传奇的村庄，它的名字叫“神头”。

神头村中，有一条由山泉汇成的清凌凌称襄水的小溪穿村而过，将只有一百多户人家的小山村分成两半。河南岸的村庄，原名叫焦子村，世代以伐木烧焦为生；河北岸的村庄，原名叫狼家庄，世代以打猎为业，因中华医祖神医扁鹊生前长期生活在这两个村中，死后将其头埋在这里，两村才合并更名为“神头村”。在神头村村西襄河北岸古柏掩映的阳坡上，有一座历史久远、规模宏大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便是始建于战国初年，重建于汉唐，经历代修缮，名播海内外的中华伟大医学始祖神医扁鹊的陵墓和享堂——扁鹊祠所在地。

神医扁鹊，是世人对逝者的誉称。他姓秦名越人，生于郑邑（今河北任丘市郑州镇），建业于古蓬山（今河北内丘县鹊山）。他生活在诸侯争雄的春秋战国时代，以古蓬山为基地，游医齐、燕、代、中山、晋、卫、虢、韩、魏、赵、鲁、秦等十二国，精通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科医术，创“问、闻、望、切”四诊法，以“切脉独取寸口”名扬青史，开中华医术以授徒相传之先

河，以解奇症救赵简子、虢太子、四望齐桓公、割治秦武王痼疾和治邯鄲带下病、雒阳耳目痹、帝丘鼠疫、咸阳儿瘟等业绩名彰古今，在医、巫相争的困苦中首倡“六不治”之医道，著《八十一难经》等医著传世，被世代尊奉为神医、扁鹊、医祖和医圣。

古蓬山是扁鹊的第二故乡，也是他的封地和采药制药、授徒传业、开创中华医德医术奇迹之地。他在秦国惨遭奸人李醯等杀害后，普天震惊，众弟子冒死千里盗头，刻木体凿石穴安葬于蓬山扁鹊祠旁。青山为其戴孝，襄河为其悲咽，焦子村狼家庄和蓬山一带民众感念他一生普救众生的恩德和致力医学进取的贡献，为他立祠建庙，并在他遇害的农历三月一日和安葬的农历十月一日立庙会公祭，世代以神崇祀至今。他一生收有十二个弟子，子豹被残害于秦国咸阳，大弟子子容寿终于故乡郑州，小弟子虢太子愤慨时世出家修行，剩余子术、子仪、子舆、子阳、子游、子越、子同、子明、子信九弟子在尊师训游医天下中年年应时而至祭祀他的英灵，日久天长竟化为几搂粗的参天巨柏，被誉为“九龙柏”。他们一字排列屹立在祠前顽石上，与药石、手术石、洗肠沟、捞肠沟、仙人洞、回生桥、佚妹柏、药泉、碑刻、庙宇、陵墓等形成震聩世人心灵的人间奇观，并衍生出许多脍炙人口、催人泪下的传说故事，广传于大河上下、长城内外，汇同全国各地的神医扁鹊遗迹和传说故事构成一种风情独特的文化现象，共同彰显和述说着这位伟大医祖的史实和传奇人生，颂扬着他探索中华医学奥秘的艰难坎坷和矢志不渝的献身精神。

古语讲，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故事。秦越人创建惊天伟业的一生，堪称卓越奇绝。他生前被誉为“神医扁鹊”，死后被民间奉为“神”立祠祭祀，宋封“神应侯”，元封“神应王”，史册称他为中华医学伟大先驱和奠基人。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开创和谱写人类这一伟大奇迹的秦越人，童年却因生活所迫，是从在郑邑城内一家小客栈做杂活的临时小伙计，踏上人生之路的……

目 录

引 子	1
第 一 章 长桑君夜收义子	1
第 二 章 惩过失约法三章	17
第 三 章 蒙病难临终留遗训	27
第 四 章 继医业大义治乡瘟	37
第 五 章 开古训创诊脉“独取寸口”	45
第 六 章 互敬慕水乡结连理	54
第 七 章 遭忌恨五庸医登门问罪	64
第 八 章 走卯兮巧用偏方除绦虫	75
第 九 章 宿荒野狗群救乞童	86
第 十 章 献毒计黑狗儿自遭惨死	94
第十一章 庆寿诞夫妻叙衷情	104
第十二章 遭暗算双亲遇难	118
第十三章 忍悲痛戴孝行医	129
第十四章 让生死爱妻命丧白洋淀	142
第十五章 解困境携徒去尧山	155
第十六章 瞻圣迹真人指点立宏愿	172
第十七章 寻药源夜栖蓬山仙人洞	186
第十八章 治顽症结缘焦子村与狼家庄	200

第十九章	斗巫医巧用药饼除瘟疫	219
第二十章	游邯郸众人感恩赠颂匾	237
第二十一章	回蓬山祥鸟群聚誉扁鹊	254
第二十二章	尝鸟粪师徒发现“五灵脂”	270
第二十三章	切微脉奇诊晋相赵简子（上）	286
第二十四章	切微脉奇诊晋相赵简子（下）	303
第二十五章	遇盗匪落难汤邑学艾灸	317
第二十六章	迁新居盘古梳今著《难经》	338
第二十七章	报医恩众人捐建回生桥	357
第二十八章	过虢国妙术救活虢太子	372
第二十九章	尊老人雒阳城乡留美誉	388
第三十章	祭艾仙帝丘街头斗恶巫	402
第三十一章	兴医业破宗规连收五徒	422
第三十二章	回故里七间房更名祖业庄	437
第三十三章	访临淄四望齐桓侯（上）	454
第三十四章	访临淄四望齐桓侯（下）	470
第三十五章	走鲁国岱山脚下访针医	491
第三十六章	庆花甲讲医道立规“六不治”	509
第三十七章	惩迷徒语重心长点人生	528
第三十八章	救弟子破腹施术传千古	545
第三十九章	论医理回生桥前励众徒	560
第四十章	除儿瘟名震咸阳城	580
第四十一章	割痼疾太医令嫉能生歹心	598
第四十二章	遭暗杀神医惨死天地悲	615
第四十三章	葬蓬山圣庙翠峰颂医祖	632
后 记		647

第一章

长桑君夜收义子

春秋后叶一天，初夏的阳光照耀着大地，在齐国北疆边陲郑邑城外，一条柳树成荫的路上走着一个骑毛驴背着药葫芦的老人，驴身上一边挂着一个袋囊。那老人鹤发童颜，名叫长桑君，是一名云游四方的游医。他一边醉心地望着路两边绿油油连天的庄稼和在地里锄草劳作的农人，一边摇摇晃晃捋着飘拂的白胡须哼着小曲：“茫茫兮天地，渺渺兮人生。习习兮夏风，茂茂兮禾耕……”

这时路边庄稼地中，一个中年妇人突然发出“哎呀”一声惊叫倒地。

长桑君闻声倏然离开驴背，似箭一样奔向倒地人。他发现一条核桃粗的青花毒蛇正蜿蜒离去，左手顺手抄起蛇尾，右手轻轻一捋，那毒蛇霎时变成一根四尺长的僵棍躺在地上。

那中年妇人见了吓得额出惊汗，坐在地上龇牙咧嘴，双手抱着脚腕哀求：

“老人家，俺被蛇咬了，您能到前面村里叫俺孩子他爹快来救俺吗？”

长桑君并不答话，两眼如炬盯查毒蛇牙留下的浸血印痕和迅速变肿变黑的脚腕说：“你别动！我来给你放毒消肿。”

那中年妇女疑惑地问：“您是郎中？”

老人闪眉一笑，从身上背袋中取出一把骨制小刀，在那红肿发黑处划了一下，就双手用力挤了起来。

那中年妇女痛得咬牙冒汗，嘴里发出一串“嗯、啊”的叫声。

几滴黑血落地后，那老人又从背袋中取出一个竹筒，拔下筒塞向伤口上倒了一小堆药粉，扯出一根布条裹上，拍拍手上沾的药粉，笑着说：“没事了，三天后保你完好如初！”

那中年妇女抓起扔在地上的锄杆拄着站起，感激地说：“老人家，您姓啥名谁，俺咋谢您哪？”

老人家摆手淡淡地说：“治病救人乃医家之本，何谈谢字啊！”说着扬长而去。

那中年妇女望着轻飘如云的长桑君背影，惊愕地自语：“啊，俺咋遇到活神

仙了？”

长桑君听了也不回头，笑笑骑上驴，继续哼唱摇晃着奔往郑邑城。

郑邑城坐落在白洋淀之畔，虽是齐国边陲小城，由于地处水陆交通要冲，经济发达，商贸繁荣，喝买叫卖，人来人往，一片热闹景象。在商铺林立的南街，有一挂着“李家客栈”招牌的客店。店主李商笑眯眯坐在柜台后，一边手端茶碗喝水一边观瞧着两个店伙计打扫卫生。

两个店伙计，一大一小，大的叫蝎子，小的叫秦越人。大的用鸡毛掸子掸桌椅上的尘土，小的手拿笤帚清扫地上尘土，一会儿钻到桌下，一会儿搬动桌椅，满脸汗水。

蝎子每当秦越人走近，就故意用力在桌椅上摔鸡毛掸子。

秦越人在尘土飞扬中灰头土脸、连连咳嗽。他实在难忍，从桌下钻出说：“蝎子，你咋专冲俺掸土？”

蝎子陪着笑脸说：“俺没看见，没看见。”说着扯下肩上的布巾在秦越人脸上抹了几下，秦越人顿时变成了大花脸。

这时外出玩耍的店主儿子李醯进门，看到秦越人脸上白一道黑一道满脸成了黑菊花，高兴地拍手跳脚大喊：“快看哪！越人成大花脸了，越人成大花脸了！”

李店主哈哈笑得前仰后合，把口中含的水都喷到柜台上了。

秦越人羞得满脸通红，捂脸转身跑向后院。

李醯紧追着欢叫：“越人成大花脸了，越人成大花脸了！”

蝎子嬉笑着用手中布巾去擦柜台上店主喷出的水，李店主喘笑指着蝎子说：“你小子真毒！故意往人家孩子脸上掸土，还给人家画个大花脸！”

蝎子红了脸说：“掌柜姐夫可别瞎说，可别瞎说。”

李店主阴笑着说：“你蒙别人可蒙不了我！快躲躲吧，小心越人回来跟你拼命！”

蝎子点头哈腰说：“谢掌柜，谢姐夫！”急忙从侧门溜走。

长桑君牵着毛驴在街上溜逛，他一会儿问问菜的价钱，一会儿问问粮的价格，一会儿蹲在药材摊前观瞧，不知不觉走到南街李家客栈前。他驻足看着“李家客栈”四个字思忖了一会儿，便牵驴向店门口走去。

坐堂的李店主见有客人临门，一边冲内喊：“越人快出来，有客了！”一边满脸堆笑迎了上去，上下打量仙风道骨的长桑君和驴身上的行囊说：“老人家辛苦了，是住单间还是住通铺？”

长桑君观望一圈清洁整齐的店堂问：“单间多少钱，通铺多少钱？”

李店主笑着说：“单间管饭一天一枚钱，通铺不管饭，三天一枚钱。”

长桑君问：“如果常住，价钱怎么算？”

李店主笑眯眯说：“若住单间，三天两枚钱。”

从后院跑进的秦越人热情走到长桑君面前说：“老伯，在郑邑城内，俺们李家客栈可是最干净最便宜的店了！您把驴交给我，俺去后院给您加草添料。”

长桑君望着面前诚挚、天真、俊美的少年笑笑，将手中的缰绳交给秦越人。

李店主脸上乐成了一朵花，用手示意说：“客官请随我来，保叫您吃住满意不想走。”

长桑君手捋胡须相随。

李店主将长桑君领进一个临街有窗的房内。房内窗下有几案一蒲团，左为睡床，右立一个多格板架，进门拐角处放着一个盛水的陶盆。长桑君在陶盆中洗过脸，刚要坐下，秦越人肩扛手提着驴驮的行囊进门。

长桑君吃惊地上前搭手，望着压得脸红脖粗的秦越人说：“小家伙，你真有劲呀，这么重的东西，咋就一下子扛进来了？”

小越人上气不接下气将东西稳稳放到地上，喘笑着说：“店里规矩，客人的东西，俺们不能随便拆动。”

长桑君疼爱地问：“你叫啥，今年多大啦？”

秦越人不好意思地说：“俺叫秦越人，十二岁零三个月。”

长桑君又问：“在这店里多长时间了？”

秦越人说：“还不满五个月。”

长桑君满意地点点头，暗中想落脚这家客栈选对了，随手捞出水盆中的汗巾拧了一把，笑着递向小越人说：“快坐下歇歇，擦擦汗吧。”

小越人喘息着摆手说：“不，不。”又接着说，“老伯，您赶路累了快歇着，告诉俺这些东西咋摆放，俺帮着打理打理。”

长桑君也不客气，指挥小越人解开绳索，将装药品的袋袋一一摆在屋内木架上，将装木筒的袋子放在几案上，将一个小木箱放在土炕一角，将散乱的绳索缠好挂在墙上木橛上……一切就绪，小越人又手脚麻利地打扫干净地上的尘土，将盆中用过的脏水换成清水，替客人放好枕头、铺好被褥，再给桌子上的茶碗续满茶水，然后冲眯眼靠墙坐在蒲团上的长桑君微微一笑，悄然离去。

长桑君是个久闯江湖之人，虽阅历过无数店家和店小二，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勤快、干练、懂事、周到、精细的年轻人。当时社会，医家还是个不被人重视的职业，特别是游医，犹如四处乞讨的流浪汉，更被人瞧不起，进客栈能给安排留宿就算高看重待了，平时生活、房间卫生全靠自理。小伙子秦越人虽然离去，长桑君眼前还闪着他那张稚嫩、红润、腴腆、汗水滴答的面孔和纯朴、勤快、干练、懂事的身影。他环视被小越人规整得井然有序、打扫得一尘不染的房间，顿时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氛围，心中暗忖：这个店主一定是个精干忠厚之人，不然怎么能调教出如此讨人喜欢的小伙计呢……

长桑君思忖着刚要躺下，院内突然传出驴“呱儿呱儿”的嘶叫声。他急忙赶到后院，只见一个少年正骑在自己的驴背上用鞭子抽打，然那驴只转圈不跑动。

闻声而至的小越人见了，上前抓住驴缰绳生气地喊：“少掌柜快下来，这是客人的驴，怎么能随便乱骑呀？”

那少年把眼一瞪说：“少管闲事！”继续扬鞭打驴。

长桑君正要发作，李店主慌忙跑来，一边从驴身上往下拽少年一边说：“让你在屋里读书练字，咋跑出来骑驴啦？”

那少年撒娇地大哭道：“我就是不读书，我就是要骑驴！”

闻声而至的李店主妻子荞麦上前哄着说：“醯儿听话、醯儿听话，娘给你冲了蜜水鸡蛋汤，咱们快回屋喝去！”才将那少年拉走。

但那少年边走边回头恶狠狠地指着秦越人说：“你小子光坏我好事，俺让爹把你开了！”

秦越人低着头不发一语。

李店主向长桑君解释说：“这是我的儿子李醯，望您别介意，快回房休息吧。”

长桑君没有说话，觉得这个店主还算通情达理，只是觉得那个叫秦越人的小伙计太委屈了，长叹一声离去。

郑邑城西门外，有个叫七间房的小村。在一座泥墙草顶的农家院堂屋内灯下，坐着白天在地里被蛇咬的那个中年妇女。她叫秦刘氏，伸着裹布的伤脚坐在炕上，一手拿针一手拿鞋底在做针线。

“吱呀”一声屋门推开，进来秦越人说：“娘，您咋还没睡呀？”

秦刘氏抬头看见儿子，笑着说：“你不回来，娘咋睡得着哇？”

秦越人望望屋内其他地方问：“俺爹呢？”

秦刘氏无奈轻叹一声说：“唉，你爹又去尧山贩药材了。”

秦越人发现娘脚腕上裹着布，立马扑到炕前抱住娘的脚问：“娘，您的脚腕咋啦？”

秦刘氏咬着牙“啦啦”抽着气放下手中的针线，推开儿子的手说：“你别摸，娘今天上午在地里锄地被蛇咬了！”

“啊——”秦越人大惊问，“是毒蛇还是草蛇，找人看了吗？”

秦刘氏眼涌热泪说：“是一条四尺多长的青花毒蛇。若不是逢到一位过路的白胡子老头挤出毒液，娘恐怕就再也见不到你了呀！儿啊——”说着泪如雨下，抱住秦越人的头哽咽。

秦越人眼圈发红，用手擦着娘的泪水说：“那老人姓什名谁，儿要去谢人家！”

秦刘氏止住哽咽说：“他救娘后，不留名姓，就走了。”

秦越人疑惑地说：“他长得啥样儿，娘还记得吗？”

秦刘氏说：“白胡子、白头发、白眉毛，慈眉善目，满脸红光。俺给你爹和乡亲们说了，大伙都说俺逢上仙家了。”

秦越人眨眨眼，想说今天住到李家客栈的长桑君，但又把话压回去了。

秦刘氏上下打量儿子的脸色问：“儿啊，你有啥心事了？”

秦越人摇摇头说：“没有。”

秦刘氏盯着儿子躲避的眼神说：“知儿莫若母。没有，咋能是这气色？是不是李掌柜又给你气受啦？”

娘的话捅到秦越人的心坎，秦越人泪水一涌扑到娘的怀里哭起来。

秦刘氏抚摸着儿子的头说：“常言道，端人家的碗看人家的脸，寄人屋檐下怎敢不低头？当店小二就是伺候人的差事，手脚要勤快，眼里要有活，客人给个脸子，掌柜的打两下骂几句是常事。俗话说，不打不骂不成器。不管遇到啥难啥苦，都得忍！”接着又说，“你爷爷在世时常讲，吃得苦上苦，方为人上人。爹娘只有你这一根独苗，为啥舍得让你去当店小二？就是要历练你的品性和待人处世，将来好有出息呀！”

“娘——别说了。”秦越人从母亲怀里仰起头抹着泪说，“孩儿记住了，俺一定不让爹娘失望！”

清晨醒来，秦越人已忘记昨天的不快，手脚麻利替娘做好饭，又高高兴兴回到李家客栈开始了新一天的忙碌。

红日东照，长桑君在客栈门口一棵槐树下用竹竿挑起一个招牌，招牌由一根麻绳串四块角对角染成红色的正方形木板，最上面一块木板中间涂了一个拳头大的黑心儿象征膏药，其他三块木板上各画一个药葫芦，在微风中飘来摆去。招牌下铺一褥单大小的布，上面摆着各种药材和用药材制成的膏、丸、散。

长桑君坐在药摊后的小木箱上，身边放着一根藤木拐杖，既不看街上来往行人，也不看驻足药摊前观看的人，侧身手捧《黄帝内经》竹简读。

李店主看了说：“老先生，你得站起来吆喝呀，不然谁知道你是游医啊？”

长桑君抬起头笑笑，继续低头看《内经》。

蝎子见长桑君心不在药摊上，趁乱伸手想摸两贴膏药，但刚抓住膏药就被长桑君闪电般抄起的藤木拐杖摁住手斥道：“再敢放肆，我就打断你的三只手！”

蝎子嘿嘿笑着放下膏药说：“俺跟你闹着玩哩，俺跟你闹着玩哩。”

目睹这一幕的李店主吃惊地睁大眼，对尴尬溜进店门的蝎子小声说：“这老头不是个凡人，你少招惹他！”

蝎子恶狠狠地说：“放心吧姐夫，俺要让他自个儿滚蛋！”

李店主瞧一眼门外继续低头读医简的长桑君，回身抓住蝎子严肃地说：“他

带来两个大包裹，你要敢把这个财神爷赶走，我立即将你开了！记住没有？”

蝎子丧气地点着头溜进后院。

一墙之隔的长桑君听到店室内的对话，耳朵动了动，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艳阳高照，长桑君药摊前围满人群，有的买药，有的问病，有的观看，他和颜悦色回答人们的问题。有的顾客拿药要给钱，他只指指药摊上的一个木盒，让顾客自放自找。秦越人手端一碗水，分开众人送到长桑君面前，双手呈上笑着说：“老伯，天热喝碗水吧。”

长桑君感激地点点头，接过碗一饮而尽。

这时一老妇扶来一双目失明青年，含泪说：“郎中您给看看，俺儿这是咋了，两眼突然就看不见东西啦？”

秦越人见了赶快转身从店内搬来一个小凳让那青年坐下。

长桑君站起，翻看那青年眼帘、观瞧舌苔，然后诊其三部九候脉象后说：“他的眼病由焦急生怒而起。”

老妇人连说：“对呀，对呀！昨天他弟被人打，他要去找人家算账，被一家人拦住，一夜翻腾不睡，天明就双目失明了。”

长桑君说：“性急恼怒伤肝脏，造成经脉不调而致。”

老妇人眼流热泪说：“这可咋治啊？”

长桑君笑笑说：“您别急，我让你儿子一个时辰后复明！”然后他从身上背袋中取出一根骨针，找准那青年头上的“目窗”穴位和两眼的小眼角“睛明”穴位、大眼角“瞳子髎”穴位，眼皮上的“鱼腰”穴位、眼下“承泣”穴位各扎一针，又从药摊上取出一包“密蒙花散”，刚要去店堂取水，秦越人已端碗送到面前。他将那药粉倒进青年口中，让他饮水咽下说：“你靠在旁边树上，闭目休息一个时辰。”

众人闻言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等待观看奇迹出现，长桑君却坐回小木箱上继续看《内经》。

那老妇人忐忑不安地扶着闭目靠在树上的儿子，不敢抬头观看众人。众人热议中，有人喊：“一个时辰到啦！”

那青年慢慢睁开眼睛，望着周围一双双好奇的眼睛，站起抱住母亲说：“娘，俺又看见东西了！”

众人顿时惊议蜂起：“这真是手到病除哇！”“这个白胡子老头治病如神！”“没两下子，谁敢在大街上摆摊治病啊？”……

老妇人热泪涌流指着长桑君说：“儿啊，是这位郎中让你的眼复明了呀！”

那青年立时跪下说：“感谢郎中救治之恩！”长桑君站起扶起那青年笑着说：“区区小技，何足挂齿。”

秦越人敬佩地望着长桑君兴奋地说：“老伯，您真神了！”

长桑君却当作没听见，一心忙着接待争相求医的患者……

傍晚，李店主一家围桌而坐。李店主边高兴地嚼着饭菜边用筷子指着蝎子说：“我猜得咋样，这长桑君果然不是个凡人。你看到没有，他今天一天的进项，顶咱们开十天店！”

蝎子转着眼珠说：“姐夫，我有个主意，能让他常年住在咱们店里！”

李店主停止咀嚼，盯着蝎子说：“说说看？”

蝎子故意停了一会儿说：“从明天开始，不让那老头在街上摆摊了，让他在咱们店堂里给人治病。”

李店主媳妇把眼一瞪说：“那怎么成！乱七八糟的啥人都进店，脏不说，把病带进来咋办？”

李店主却笑着说：“你真是头发长见识短。开店是为啥？赚钱。如果咱让那老头在店堂里卖药诊病，等于给咱们到处散帖子呢！远处的人来看病必住店，近处的人来看病必喝水吃药，那样咱还可以收一份水钱呢。”

店主媳妇转嗔为喜说：“对呀，俺咋没想到这一层呢？”

李店主不接媳妇的话，转转眼珠神秘地小声说：“我还有个主意。”

蝎子和店主媳妇齐声问：“啥主意？”

李店主思索着说：“让咱们儿子李醯跟着他学医。”

正在狼吞虎咽的李醯闻言，把筷子一摔说：“俺不跟糟老头学医，俺要当掌柜的！”

李店主与妻子、蝎子听了哈哈大笑。

李店主向妻子挤挤眼，妻子拿起儿子摔到桌上的筷子送到儿子手中疼爱地说：“心肝宝贝，咱不学医，咱当掌柜的，你爹跟你闹着玩哩，快吃吧！”

夜深了，住店房客都入睡了，在灯下翻看医简的长桑君却全无睡意。他眼前不断浮现秦越人街头送水、给患者搬木凳、站在人群中目不转睛观瞧他给人诊病卖药的情景，摇头笑着自语：“这真是个懂事、善解人意的孩子！”

“当当”两声轻轻敲门声，长桑君放下医简站起打开门。灯光中站着手提陶壶、笑嘻嘻的秦越人说：“老伯，您忙了一天，俺给送壶开水，烫烫脚吧。”

长桑君笑着连忙闪开身说：“快进来、快进来！”

秦越人将壶中的热水倒到门后的陶盆中，端到床前说：“您坐下洗吧，等您洗完了俺把脏水倒了，再换盆干净水。”

长桑君将小越人不同寻常的举止看在眼里，一边脱掉鞋袜将脚放进水盆中一边有意问道：“小家伙，你也喜欢医术？”

小越人闻言，知道自己偷看长桑君治病的事被发觉了，不好意思地红着脸低下头说：“不、不，俺只是奇怪，那些疼得哼叫不止的病人，咋叫您摁几下、扎几下，为啥就不疼不叫了？”

长桑君哈哈笑着说：“这就像虾米吃青泥，一物降一物哇。”

小越人用脚拧着地，用手搓着衣角，仰起脸又问：“那，那些蒺藜草、死蝎子、簸箕虫，让人吃到肚里不扎人吗？”

长桑君闻言，笑得前仰后合，停下后问道：“你咋知道那是药材？”

小越人转转眼珠认真地说：“俺爹是收药材的。”

长桑君听了一怔，闪闪眼睛问：“家里几口人？”

小越人拘束地用手抓着垂在胸前的桃木小葫芦说：“仨人，俺爹、俺娘和俺。”

长桑君盯着小越人手中的紫红色小葫芦说：“好漂亮的小葫芦，能摘下来让我瞧瞧吗？”

小越人小心地从脖子上摘下，递到长桑君手中说：“这是俺爹从尧山一个老道人那儿求的，让俺戴着它保平安。”

长桑君点点头，一边仔细观察那只雕刻精美的小葫芦一边自语：“这葫芦是尧山伊祁真人精选桃木老根所雕，有辟邪禳灾之效。”

小越人吃惊地问：“您咋知道？俺爹也这样说。”

长桑君并不答，仍然自语：“世人用它保平安，医家却用葫芦装药盛水解路途之急……”

小越人听着长桑君的讲述，突然冒问：“老伯，俺长大后也能学医吗？”

长桑君闻言眨眨眼，上下打量秦越人问：“你想学医？”

小越人低头拧身边“嗯”边点头。

长桑君严肃地说：“学医可是苦差事。没家没业，还被人瞧不起。”

小越人说：“只要能救人，俺不怕苦。”

长桑君盯着小越人看了一会儿，把小葫芦还给小越人，边擦脚边说：“天不早了，快点收拾收拾去睡吧。”

小越人端着洗脚盆恋恋不舍地关上门走了，长桑君望着合上的门久久沉思——游医多年，长桑君一直想找一个忠厚灵性可靠可以接续医业和托付终身之人，但诸侯争霸、战火频起，民苦世艰、行居无定，一直没有发现可信赖之人。小越人的出现，既打乱了他生活的平静，又勾起他寻找托终之人的心病。

几天后的清晨，长桑君以外出应诊之名，骑着毛驴离开李家客栈。他在郑邑城外转了一圈，日上三竿时来到了七间房村。坑洼不平的街道两旁坐落着参差不齐的土墙茅顶农家院落，鸡跑狗叫，一派穷贫景象。一棵椿树下坐着俩老人在聊天，长桑君凑上前问：“老哥，这是什么地方啊？”

老人们停止说话，打量着白发白胡子、身后背着水葫芦的长桑君，一个姓孟的老人站起说：“这是七间房村。老哥从哪里来，要找谁呀？”

长桑君说：“俺路过，想坐会儿歇歇脚。”

孟老头热情地说：“那快到凉里来。”说着给长桑君在树荫下让出一块地方。

长桑君坐下笑着问：“这村咋叫七间房这么个怪名呢？”

孟老头说：“先辈们开村的时候穷，只盖了七间房，就落了这么个名字。”

长桑君又问：“现在有多少人哪，都干些啥营生？”

孟老头说：“现在有五六十家了，一百多口人。有的种粮种菜，有的做小买卖，有的到郑邑城里当小工打零活。”

长桑君转转眼珠说：“听说你们这村里有个卖药材的？”

孟老头说：“你咋知道？他姓秦，住在街西头，那可是户忠厚人家呀！”

另一个姓赵的老头接话说：“你要买啥药，就找这户人家。老少不欺，诚信善良。”

长桑君乐着说：“人们都说世上最不愁吃穿的有两种人，一是劫道的二是卖药的。秦家一定是个富户了？”

孟赵俩老头听了，把头摇得像拨浪鼓，赵老头说：“这话你可说错了！别处卖药的是啥样儿俺不知道，秦家不赚黑心钱。乡亲们吃啥药他白送，朋友们有啥难他帮衬，一年下来也就落个肚儿圆。”

孟老头说：“秦家落户这村已三代，辈辈都是好名声。他要有钱，还舍得让独生子到城里客栈里当店小二伺候人？”

长桑君哈哈笑着说：“俩老哥别往心里去，我是瞎聊。”

孟老头认真地说：“瞎聊行，可不能坏了人家名声啊！”

长桑君站起拱手赔罪说：“对不起俩老哥了，我该赶路了。”说着牵起驴离开。

赵老头在身后叮咛说：“老哥记住了，再到生地方可不能信口开河呀！”

长桑君回头拱手点头，心里却乐开了花。

夏阳西斜，秦越人跪在长桑君住室地上，用笄帚打扫几案下尘土，发现几枚钱币，一一捡起擦净，放在几案上。他清扫整理木架上的药袋和杂物，又发现几枚钱币，也一一捡起放到几案上，又给桌上的碗中斟满开水，才带上门离去。

外出归来的长桑君推开门，扫视炕上被叠得整齐的被褥，架上井然有序的药袋，地上一尘不染，门后盆内的清水，桌上冒着热气的水碗，最后将目光落在几案上那擦闪闪发光的钱币上。他走上前数了一下，与自己故意扔的钱数一个不少，嘴角欣慰地笑着坐下翻阅医简。

“当当”两声敲门声后，进来端着饭菜的秦越人，“老伯，快吃点东西吧。”

长桑君望着向桌上放饭菜的秦越人说：“越人，我这个人很邋遢，每天都给你添乱。送你两枚钱，去给爹娘买点吃头吧！”说着递上两枚钱。

秦越人惊慌地摇手后退着说：“这可不成，这可不成！”

长桑君诚挚地笑着将两枚钱硬塞进秦越人手中说：“我诚心送你，有何不可？”

秦越人将手中的钱放在几案上说：“照顾好客人，是俺的本分，怎能再收您的钱呢！”说着，转身欲去。

长桑君知道秦越人不会接受，笑着转转眼珠说：“你别走。不要就算了，但你得帮我办件事。”

秦越人转身望着长桑君说：“请您吩咐。”

长桑君从兜里拿了十枚钱和桌上一个木简说：“这是十枚钱，你按照木简上写的，去帮我买一些药材来。”

“行！”秦越人答应一声，接过钱和木简离去。

长桑君吃过饭正洗手脸，肩背手提各种药材的秦越人满脸汗水地推门说：“老伯，药材买来了！”

长桑君吃惊地盯着秦越人上下打量一会儿，一边翻看各种药材一边问：“越人，这药材你是从哪儿买的？”

秦越人惊慌地说：“从西街药市买的。老伯，买错了吗？”

长桑君弯腰翻看着药材，笑着站起说：“这药材都是好药材，我很满意。”

“哪——”秦越人不知说啥好。

长桑君意味深长地眯着眼说：“我是说，你家也是卖药材的，这么多药材为啥不回家去买呢？”

秦越人恍然明白，扭捏着红脸说：“这可不成。俺爹知道了要骂俺的，外人知道了会说俺心里不干净。”

长桑君闻言，面露喜色，亲昵地拍拍秦越人肩头说：“店里没活了，你就来跟我学制药吧！”

秦越人兴奋地一跳说：“谢谢老伯，谢谢老伯。”

坐在柜台之后的李店主看到秦越人满脸喜色从长桑君住室走出，心里很诧异，不停地转着眼珠思忖，他高兴什么呢？夜深人静，李店主躺在炕上，翻来覆去难眠，眼前总是闪烁着又一个又一个患者向长桑君那个小木盒里扔白花花银两的场面和长桑君与秦越人说笑着在一起制药谈医的场面。

妻子荞麦在黑暗中发现丈夫翻来覆去不睡，笑着掀开丈夫的被子，将光溜溜的身子贴上去，用胳膊拦住他的头问：“你是否又想那事了？”

李店主拨开她胳膊说：“你想哪儿去了？店里天天人来人往，忙得手脚不落地，还有那心思？”

妻子“咯咯”笑着说：“你骗谁，没那心思，你咋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呢？”

李店主说：“我在想一件正事。”